讀書雜志

漢書弟十三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馮奉世傳

萬二千人騎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宋祁曰浙本南本無人字念孫案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

令告則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念孫案令當爲令此涉上下諸令字而誤案上文云今有司以爲予告得

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下文云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此云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三令字文同一例則當作今明矣藝文類聚刑法部白帖四十三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五引此竝作今

進退

參爲人矜嚴好脩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念孫案進退本作進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初學記職官部下引此竝作進止漢紀同薛宣傳云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文義正與此同

鞠躬履方

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念孫案師古訓方爲方直而加之道二字以增成其義始失之迂矣今案方即道也履方猶言踐道樂記曰樂行而民鄉方又曰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經解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論語雍也篇曰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傳鄭注並曰方道也

又案師古云鞠躬謹敬皃是也而宋子京云注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云斂身也踧踖

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訓鞠爲斂躬爲身也皇侃疏云鞠曲斂也躬身也則如字之義不可通訓鞠躬之躬爲身其誤實始於此而邢疏因之子京更無論已斂身卽謹敬之意故又訓爲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爲謹敬也廣雅𨉉躹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下音邱弓𨉉躹與鞠躬同

宣元六王傳

告之

顧具得[illegible]事告之房扁泄省中語、宋祁曰、之字當刪、念孫案漢紀無之字

匡張孔馬傳

不譽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念孫案、譽當爲舉、此涉上文令聞休譽而誤也、列士不舉、正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而言、白帖十二四十三引此並作不舉、漢紀同、

以身設利

苟合徼幸、以身設利、師古曰、設施也、引之曰以身施利、

殊爲不辭設當爲沒草書相似而誤也沒謂貪冒也冒沒語之轉耳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高注曰沒貪也一本沒利作設利誤與此同史記春申君傳及新序善謀篇竝作沒利晉語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下文又曰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史記貨殖傳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皆其證

在職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宋祁曰在職越本作布職別本同念孫案景祐本亦作布職毛本同元紀曰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廣雅曰布列也疑舊本作布職而後人依孟子改之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念孫案此引詩本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乃齊詩非毛詩下文今長安天子之都是承京邑翼翼言之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是承四方是則言之今本京作商是則作之極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師古所見本已誤說見經義述聞

歸誠

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句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云云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念孫案宋說是也因歸誠三字下屬爲義若無因字則語意不完此以恩因

二字相似故寫者脫去因字耳通典禮二十七有因字

奸忠直

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奸音干念孫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成紀作以訐爲忠直是也訐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用論語訐以爲直之文今本訐誤爲奸又脫爲字耳

右與

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景祐本作天左與王者注作左讀曰佐佐助也宋祁曰案王商傳攡佑

大子注佑助也凡右爲親左爲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爲助也念孫案子京改左爲右而各本皆從之非也古無佐字但作左說文左則箇切ナ手相左也ナ則可切徐鍇本譌作手ナ相左也徐鉉改爲手相左助也尤非今訂正從ナ工爾雅曰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勴也左右亮也凡經典中佐佑字皆作左右師古注韋元成傳師丹傳竝云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子京不知左爲古佐字故有此謬說

可甲卒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念孫

案可用當爲河東字之誤也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土與此事同一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

長安子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無安字晏公論姜安字甚堅案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卽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此八百戶爲祀矣雖浙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皆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爲衍念孫案陳晏宋說皆

是也或引龔說以此傳前言霸從名數於長安故此言遷長安子福名數其說殊謬不足辯景祐本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所引竝作長子福無安字

王商史丹傅喜傳

皇大子

皇大子希得進見念孫案景祐本皇下有后字是也皇后大子希得進見正對上文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言之下文皇后大子皆憂又承此句言之則當有后字明矣若但言大子希得進見則文偏而不具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皇后大子通鑑同元后傳

亦云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子嗣

嘉以壽終子嗣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念孫案表云高武貞侯傳嘉薨侯勁嗣此文傳寫脫勁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薛宣朱博傳

賊取

賊取錢財數十萬宋祁曰賊浙本作賦念孫案浙本是也賦賊字相似據注云斂取錢財則當作賦明矣

手傷

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念孫案手傷下原有人字況首爲惡明手傷人相對爲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孟康注云手傷人爲功使人行傷人者爲意則正文本作手傷人明矣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哀紀有人字

痏人

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靑黑而無創瘢者律謂之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念孫案正文之痏人本作

疻人過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兩疻字上下相應、應注云、雖見毆與毆人罪同、兩毆字亦上下相應、若下句變疻言痏、則與上句不相應矣、應云律謂之疻痏、此是引律以釋正文疻字、非釋痏字也、師古曰痏音鮪、自爲應注痏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注爲舊注作音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遂謂正文內有痏字、而改疻人爲痏人、斯爲謬矣、師古注急就篇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疻、毆傷曰痏、是疻痏大同而小異、又不得徑改疻人爲痏人也、白帖四十八九十二、竝作過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通典刑四同、

何與

莽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大皇大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爲嫂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念孫案與讀如字何與猶何爲也古者謂爲曰與說見釋詞主與況私亂而莽婿元后詔賜之死故主怒曰嫂何爲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也師古讀與爲豫而以且嫂何與絕句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閒步

傅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司咸事師古曰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念孫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閒隙之謂也閒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也古謂私爲閒說見史記魏公子傳

大丈夫

大丈夫固時有是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尙方禁以盜人妻見斫面有瘢故博笑謂之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丈夫明矣景祐本及白帖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

用禁

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禁能自效不念孫案禁當爲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誤也欲洒卿恥拔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引此並作用卿

倚相得从

匹夫相要倚相得从何況至尊通鑑漢紀二十六同念孫案倚相得从文不成義當依漢紀孝哀紀作倚得相从

翟方進傳

大都授

候伺常大都授時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即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圂壞都竈師古注都竈烝炊之大竈

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會議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

簿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宋祁曰簿一作薄念孫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薄者此一本作薄乃古字之僅存者耳漢郃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薄又各碑中主簿字作薄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薄爲簿也

如勿收

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念孫案師古以如勿收爲不如勿收則與邪字詞意不合余謂如猶將也言汝欲令都尉自送則將勿收邪古者如與將同義說見釋詞

奔走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以奔走屬上讀念孫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

之子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傅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敷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傅爲傅近亦用今文說也

犯祖亂宗

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引之曰當作誕敢犯亂祖宗之序

民獻儀九萬夫

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引之曰正文本作民儀九萬夫今本儀上有獻

字者後人據古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其謀圖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獻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而不言民獻下文曰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則此句內本無獻字明矣案古文大誥民獻有十夫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葢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古聲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爲儀郭璞爾雅音曰轙音儀說文曰轙從車義聲或作钀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斥彰長田君碑曰安惠黎儀伐討姦軌泰山都尉孔宙碑曰乃綏二縣黎儀以康

堂邑令費鳳碑曰黎儀瘁傷泣涕連漣黎儀卽皋陶謨之萬邦黎獻也漢碑多用經文此三碑皆言黎儀則皋陶謨之黎獻今文必作黎儀矣然則今文之民儀卽古文之民獻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獻字民獻儀九萬夫斯爲不詞矣班固竇車騎將軍北征頌曰民儀響慕羣英景附亦用今文也

易定

粤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念孫案不言易天之定命而言易定則文義不明余謂定當爲𠍮說文𠍮古文法字形與定相似而

誤大誥作爾時罔敢易法是其證

靜言

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爲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內實嫉害也念孫案靜言令色卽巧言令色下文外巧二字統承靜言令色言之則靜非安靜之謂也古文尙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今文作惟諓諓善靜言漢書皆用今文故作靜言也靜字或作竫又作靖文十二年公羊傳引書作惟諓諓善竫言王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諓諓而無信又注九歎曰諓諓讒言貌也引書曰諓諓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諓諓

善靖竝字異而義同越語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賈逵注曰諓諓巧言也見公羊釋文而今文尚書曰惟諓諓善靜言是靜言卽巧言也師古不見今文故訓靜言爲安靜之言而加陽爲二字以足其義

羣鴈

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引之曰鴈者鵝也故曰中庭羣鴈古謂鵝爲鴈說見經義述聞周官膳用六牲下

谷永杜鄴傳

亦惟先正克左右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齊曰案君牙篇作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所可疑者西都祇行伏生今文今文缺君牙篇惟孔氏古文有之然則谷永亦嘗見古文尚書者邪念孫案顏齊二說皆非也此所引乃文侯之命非晚出古文之君牙師古誤記耳

則不深察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念孫案則不深察若不深察也古者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

變改

如使危亾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念孫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爲政謂變其政而更用之也變政與易姓對文此因字形相似而誤

能或滅之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師古曰言火燎方熾甯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念孫案師古此注殆沿鄭箋之誤此引詩作能或滅之非謂甯有能滅之者也案能者乃也言

燎火方熾而乃有滅之者以喻赫赫之宗周而竟爲褒姒所滅也能字古讀若耐說見唐韻正聲與乃相近故義亦相同昭十二年左傳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能爲則三字相對爲文能者乃也言中美乃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也孫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少則能守不若則能避之言敵則乃戰少則乃守不若則乃避之也魏策曰奉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朝邯鄲抱葛薜陰成以爲趙養邑而趙無爲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陽姑密乎臣爲王不取也言王乃又封其子乎臣

爲王不取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言韓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太史公自序序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列女傳賢明傳曰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言以不斜之故乃至於此也能與乃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後漢書荀爽傳陳便宜策曰鳥則雄者鳴鴝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是也能與乃同義故又可以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下引此能作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

進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是也能與甯一聲之轉故此作能或滅之毛詩作甯或滅之宋祁曰姚本能作甯亦甯此依毛詩改也乃也鄭箋誤解甯字說見經義述聞甯或滅之下

炮烙

榜箠㿈於炮烙念孫案炮烙本作炮格格音古伯反不音洛故師古曰膏塗銅柱此句釋格字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此三句釋炮字江鄰幾雜志引漢書正作炮格今諸書皆作炮烙者後人不知古義而改之也說見史記殷本紀

建治

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念孫案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爲建議劾治此曲爲之說也建當爲逮逮捕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則逮而治之也王莽傳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隸書逮字或作建見漢北海相景君銘郎中鄭固碑與逮相似故逮譌作建

婧出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婧出之具師古曰婧亦情字耳惰出惰游也宋祁曰姚本婧作婧音又耦也蕭該音義亦作婧音脩念孫案婧出二字義不相屬師古强訓爲惰游非也當依蕭該本作婧出說文婧耦也從女有聲讀

若祐、或從人作侑、然則㛥出者稱出也、車馬稱出、謂與北宮私奴共乘車馬而出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閔免遁樂、晝夜在路、故此云絕羣小之私客、悉罷北宮私奴車馬㛥出之具也、㛥與媠字相似、世人多見媠、少見㛥、故㛥譌爲媠矣、

貫行

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念孫案貫可訓爲聯、不可訓爲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曰、服、

貫事也。廣雅曰，服貫行也。是貫與服行同義。論語衞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也。

三朝之會　燕告急齊

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古曰，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念孫案，三朝上原有於字。於猶在也。言日食在三朝之會也。今脫去於字，則上下義不相屬。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鮑照數詩注，引此竝作日有食之於三朝之會。又匈奴傳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上亦脫於

宋太平御覽四夷部二十一引此有於宋史記同、

法出而後駕

願陛下係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念孫案法出而後駕當作法駕而後出謂法駕既具而後出也如淳注文帝紀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今本駕出二字互誤則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朝覲法駕而後出、

專攻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念孫案攻字義不可通攻當爲政字之誤也政與正同

正諫也景十三王傳云廣川王去師數諫正去王吉傳
云忠直數諫正鮑宣傳云脣林數上疏諫正呂
氏春秋愼大篇云不可正諫說文作
誆云諫也齊策云士尉以誆靖郭君言永所諫正者唯
在上身與後宮而已不言王氏專權之事也漢紀正作
正上身與後宮

奧內

所白奧內唯淡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念
孫案奧亦內也奧內猶隱奧也謂所言隱奧唯將軍淡
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堯典厥民奧今本作隩乃衞包所改尚
書撰異
己辯之書大傳壇四奧鄭注並云奧內也昭十三年左
傳國有奧主正義曰奧主國內之主字或作隩周語宅

居四隩韋注云隩內也是奧內二字同義爾雅屋內爲隩釋文烏到於六二反隩與奧亦同義

文母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大姒引之曰文母謂文德之母非因文王而稱之劉說非也辯見經義述聞亦右文母下

何武王嘉師丹傳

學宮

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學宮學舍也念孫案

正文注文之學宮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賈誼傳學者所學之官也注曰官謂官舍韓延壽傳脩治學官注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文翁傳脩起學官注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作學官明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陳禹謨本改官爲宮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五十四引此傳竝作學官

此人

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念孫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兩龔兩唐也見上文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

不宜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宋祁曰、南本徐鍇去不字、予據顔注去之爲允、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正謂外戚耳、恐不當去不字、念孫案宋說是、劉說非也、下文云親疎相錯爲國計便、便字正承宜字而言、若作不宜、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不字乃後人妄加之耳、漢紀作令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不便、兩不字皆後人妄加外戚親而異姓疎、故曰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

也故顏注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下文云於是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武與祿皆異姓而非外戚是其明證矣翼奉傳云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此異姓亦非指外戚劉引周官時揖異姓非此所謂異姓也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太平御覽治道部十一引此正作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光祿大夫龔勝 勝獨以爲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今本脫罪宋依漢紀補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念孫案劾嘉之上不當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下文勝獨以爲上當有光祿大夫龔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不然故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若劾嘉上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以爲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六字之爲衍文反刪去下文之光祿大夫龔五字斯爲顛倒矣漢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應以迷

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足正今本之誤文冀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過微薄尤足與此傳互相證明

尊卑

今定陶共皇大后共皇后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大皇大后竝非所以明尊卑亾二上之義也念孫案卑字涉上文兩尊卑而衍此言傅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竝尊故曰尊無二上語出曾子問坊記尊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楊雄傳

段氏若膺曰贊曰雄之自序云爾乃總上一篇之辭故師古注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扌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扌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竝無此論至宋而

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為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閒攷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卽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啟臨淄侯之蚩笑修語正可為辨僞之一證矣作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才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

望本曰周宣王子尙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而無揚甚明今貢父所見僞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知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手者僞說也念孫案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揚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五行地理藝文三志趙充國谷永游俠匈奴元后五傳及敘傳又劉向馮唐司馬相如司馬遷東方朔五傳贊趙尹韓張兩王傳贊王貢兩龔鮑傳序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尙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卽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

反離騷

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念孫案反離騷離字涉上下文而衍下文獨載反離騷同曰反騷曰廣騷其篇名皆省一離字後漢書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應奉傳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篇名皆省一離字義與此同也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作反離騷離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魏都賦注贈秀才入軍詩注陳情表注與嵇茂齊書注運命論注辯命論注皆引作反騷又水經江水注後漢書馮衍傳注舊本北堂

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加離字、藝文類聚雜文部二、白帖六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文部十二、百卉部三、亦皆引作反騷、吳氏刊誤補遺引此作反騷、則吳所見本尚無離字

畔牢愁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念孫案如李說則畔牢愁三字義不相屬訓牢爲聊而又言無聊義尤不可通余謂牢讀爲懰廣韻懰力求切怨也廣雅曰懰憂也是懰爲憂也集韻懰慄憂也外戚傳懰慄不言師古曰懰慄哀愴之意也義竝相近牢字古讀若劉說見古韻標準

故與劉遛牢愁疊韻字也畔者反也或言反騷或言畔牢愁其義一而已矣

天軌之不辟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念孫案天軌猶天道也周語及淮南本經篇注竝曰軌道也辟明也見王制祭統及洪範五行傳注言天道不明故使純絜之人遭此難也若云天路不開則去遭難之意尙遠

竢慶雲而將舉

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念孫案龍

潛於淵得雲而舉、不必㢲慶雲也、㢲慶雲而將舉、本作慶㢲雲而將舉、此後人不知慶之讀爲羌而妄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辭也、羌與慶古字通、後甘泉賦曰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敘傳幽通賦曰、慶未得其云已、師古並云、慶發語辭、讀與羌同、晉灼曰、龍㢲風雲而後升、師古曰、龍潛居待雲、皆但言雲而不言慶雲、則慶爲語辭明矣、又下文慶天顇而喪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明汪文盛本如此、監本改亦爲讀、非是亦者承上之辭、然則此注內本有慶與羌同之文、而後人妄刪之也、宋祁說此句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

鶗鴂

引之曰、杜鵑、一名鶗鴂、一名買鶬、一名子規、鶗鴂、一作鵜鴂、一作鶗鴂、楚辭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注曰、鵜鴂、一名買鶬、常以春分鳴、反騷、徒恐鶗鴂之將鳴兮、服虔曰、鶗鴂、一名鴂、伯勞也、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爲春鳥、謬也、見文選思元賦注、案服意蓋謂春分之時、衆芳始盛、不得言百草不芳、因以爲五月始鳴之鴂、五月陰氣生、故百草爲之不芳也、今案離騷言此者、以爲小人得志、則君子沈淪、野鳥羣鳴、則芳草衰謝、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亦如九章云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豈謂鳥獸羣號之時實有不芳之草哉若然則子鴂爭鳴而衆芳歇絕可無以春鳥爲疑矣況鶗鴂杜鵑一聲之轉方俗所傳尤爲可據玉篇鶗鴂又名杜鵑思元賦注引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宋祁筆記引蕭該漢書音義曰蘇林鶗鴂音殄絹是鴂鶗同聲也子鴂太平御覽引蜀王本紀作子鴂華陽國志作子鵑子鴂之爲子鵑猶鶗鴂之爲杜鵑矣故廣雅亦以鶗鴂爲子鴂也而師古注漢書乃牽就其說云鶗鴂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將歇張衡思元賦舊注則云鶗鴂以秋分鳴廣韻又云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此皆於王服兩家之說不能決定故爲游移兩可之詞而不知鶗鴂春

月卽鳴不得遲至立夏物候皆記其始又不得兼言秋分也

雄鳩

抍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宋祁曰鴆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鴆今從監本念孫案宋校非也離騷本作雄鳩此文及注亦本作雄鳩離騷先言鴆而後言雄鳩此文但言雄鳩又云百離而曾不壹耦則不言鴆而鳩在其中故注必兼引鴆與雄鳩而其義乃全而監本作雄鴆卽

因注內鳩字而誤、雄鳩善鳴、故曰雄鳩之鳴逝兮、淮南天文篇亦云、雄鳩長鳴、若作雄鳩則非其指矣、偏考諸書、亦無雄鳩之文、子京不察、且并改注文之雄鳩爲雄鳩則豈有上言鳩而下又言雄鳩者乎、弗思甚矣、

八神

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摘狂、凡八神也、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文選李善注曰、漢書武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念孫案李說是也、萬石君傳、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亦謂八方之神也、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楚辭九歎

合五嶽與八靈王注亦云八靈八方之神

鳥盻

柴虒參差魚頡而鳥盻師古曰頡盻上下也盻胡剛反

文選李善注云頡盻猶頡頏也念孫案盻者肸之譌肸字古讀胡剛反史記龜策傳壯士斬其肸與狂爲韻故借爲頡頏之頏不知何時內旁譌作目旁而集韻十一唐遂收入盻字矣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盻字

唐其壇曼

平原唐其壇曼兮鄧展曰唐道也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念孫案訓唐爲道雖本爾雅然平原道其

壇曼、姝爲不詞、今案廓者、廣大之貌、廓其者、形容之詞、既言廓而又言壇曼者、言重詞複以形容之若上文言靡乎修纚矣說文曰廓大言也、白虎通義曰廓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廓爲廣大之名、

𨓏𨓏

𨓏𨓏離宮般以相燭兮、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治之師古曰、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文選李善注曰、往往往往、言非一也、念孫案李說是、

柍桭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服虔曰、柍、中央

也、振、屋梠也。師古曰、柍、音鞅。今本鞅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柍字俱無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柍、於兩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柍當作央。今作柍者、因振字而誤加木旁耳。凡字有上下相因而誤者、如璿璣之爲璿璣、鳳皇之爲鳳凰、窀夕之爲窀穸、展轉之爲輾轉、蓑笠之爲簑笠、歔欷之爲歔欷、皆柍振之類也。振、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卽服注所謂屋梠、鄭注士喪禮曰、宇梠也。卽今人所謂屋檐。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也。央振與上榮相對爲文、則央字不當作柍。服虔訓爲中央、則所見本亦必作央也。蕭該音義曰、柍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柍矣。西京賦曰、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不當作柍益明矣。魏都

賦旅楹閒列暉鑒柍振張載曰柍中央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本作柍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柍柍梅也於京切玉篇於兩切此卽爾雅所謂時英梅者也與央楨之義無涉集韻柍屋中央也則爲誤本漢書所惑矣

穆羽相和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𠯑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引之曰羽聲穆然相和不得謂之穆羽且於五音之中獨言羽則相和之義不著張說非也今案和讀唱和之和穆變音也羽正音也淮南天文篇說律曰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今本主譌

作生辯見淮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今本脫不字辯見淮南故爲和此和字讀和睦之和下凡言和繆者竝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與穆同和穆謂變宮變徵也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應故曰穆羽相和唱和之和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有和穆二音而風聲似之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

熛訛碩麟

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師古曰言炎炎熛盛感神物也

訛化也熛音必遙反文選李善本炎作焱注曰言焱熛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炎也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弋劒反說文曰熛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念孫案李說是

爪華蹈衰

河東賦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服虔曰沴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沴渚也蘇林曰華華山也衰衰山也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楊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衰馳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衰字誤矣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史記封禪書卻作衰山

徐廣云蒲坂縣有衰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衰一本作嶺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並無嶺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矍踢掌華蹈衰念孫案衰與沴為韻則作衰者是也今當先審定沴字之音則衰襄二字之孰是孰非不辯而自明案秦風蒹葭篇宛在水中坻毛傳曰坻小渚也坻與沴同字故晉灼訓沴為渚李善注南都賦引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與沴同字故服虔訓沴為河岸之坻張衡思元賦曰伏靈龜以負坻此賦曰跖夷負沴負沴即負坻此尤其明證也沴字從㐱得聲古音在諄部沴又為災沴之沴漢

書孔光傳六沴之作宋祁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沴音戾案韋昭音持軫反則在諄部服虔音戾則又在脂部坻字從氐得聲古音在脂部脂部之音多與諄部相通故從氐之字亦與從㐱之字相通曲禮畛於鬼神鄭注曰畛或爲祗小雅無將大車篇曰無思百憂祗自疷兮思元賦曰思百憂以自疹自疹即自疷是其證也然則負沴之沴古讀若坻故與衰爲韻若改衰爲襄則與沴字不協余靖初校本作衰是也蕭該所見一本作𧟄者雖非正體然加山作𧟄則其字之本作衰明矣郊祀志作襄者傳寫誤耳未可引以爲據宋祁所引封禪書及西京賦注竝作衰而今本皆作襄

則又後人據郊祀志改之也封禪書正義尙作襃音色倉反則襃字爲後人所改無疑義門讀書記云從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史記襃字正作襃水經河水注引封禪書河東賦竝作襃恐亦後人所改

驂服

麗鉤芀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宋祁曰驂字可刪、服字當作驂念孫案宋說是也麗鉤芀與蓐收所謂兩服上襄也驂元冥及祝融所謂兩驂鴈行也顏注麗竝駕也是釋上句驂三馬也是釋下句言皆役服是總釋二句之義而正文內本無服字也今本驂誤作服而上句又衍一驂字則上句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

豈或

羽獵賦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羲神農爲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念孫案師古以豈謂二字代豈或非也或者有也或與有聲相近義相同而字亦相通說見釋詞言伏羲神農豈有後世帝王之彌文哉

數千萬里

蕭條數千萬里外念孫案萬字後人所加文選無

列皆

逢蒙列眥師古曰列整也蕭該曰案淮南曰瞋目裂眥

泰族篇念孫案蕭說是也韓彭英盧吳傳贊咸得裂土南面稱孤燕王劉澤傳裂十餘縣王之史記裂並作列內則衣裳綻裂釋文云裂本又作列艮九三列其夤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大袂列荀子哀公篇兩驂列楊倞注列與裂同皆古分裂字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繒餘也義各不同今則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光純天地　黎淳燿于高辛

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李善引方言曰純文也念孫案二李說皆非也純讀曰焞焞明也光焞天地猶言光

燿天地也說文焞明也引鄭語焞燿天地今本焞作淳云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祝始也融明也焞淳純古並通用敘傳黎淳燿于高辛義與鄭語同應劭訓淳爲美亦失之太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曰淳明也

沇沇　噱庨紭中

沇沇容容遙噱庨紭中宋祁曰沇蕭該本作沇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沇沇念孫案蕭本是也沇容雙聲字謂禽獸衆多之貌也上文萃從沇溶文選亦作沇溶李善曰

沇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沇溶淫鬻沇以水切今本水譌作永據上林賦注改溶音容是其證沇沈草書相似故沇譌爲沈史記六國表索隱鶉音爲沇反今本沇譌爲沈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巳作沈矣

晉灼曰各本晉灼作師古案下有師古曰則此非師古之注今據文選注改口之上下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噱吐舌於紭罔之中也師古曰噱音其略反紭古紘字念孫案晉以口之上下爲噱則噱虖紭中四字義不相屬故又言張噱吐舌以曲通其義殆失之迂矣余謂噱讀爲窮極倦谻之谻字本作㣄又作谻方言曰谻倦也倦與倦同說文作㣄玉篇廣韻竝其

虛切

廣雅曰疲羸劵御極也劵亦與倦同御曹憲音巨略去逆二反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徼谻受詘郭璞曰谻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谻疲憊也然則遙噱虖紭中謂禽獸皆遙倦谻於羅網之中也作噱者假借字耳谻噱竝音其略反故字亦相通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胥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

蓄以待所須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阹皆宮館名念孫案儲胥猶言儲蓄也謂驅禽獸於阹中外則木摠槍纍以爲儲蓄也儲胥疊韻字師古謂有儲蓄以待所須分儲胥爲二義已失之迂若黃說以儲胥爲宮館名則與以爲二字義不相屬其失甚矣

摲邑

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摲音車幰之幰師古曰摲舉手擬之也文選摲作攕李善曰蒼頡篇曰摲拍取也鄭元禮記注曰摲之言芟也（禮器有摲而播也注）字林曰攕山檻切宋祁校漢書引韋昭曰摲芟也音芟念孫案攕當

從章本作撕玉篇廣韻皆無撕字盞卽撕字之譌

平不肆險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言常思念也念孫案不棄險不放險於義皆有未安若云不放心於險則必加心於二字而其義始明矣今案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肆亦忘也肆讀曰㥏廣雅曰㥏忘也又曰㥏緩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肆緩也是肆與㥏通

赤吾之族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

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賓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爲流血赤其族大謬念孫案顏說是也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色言之而賓乃以空盡無物爲赤引赤地赤貧爲證夫赤地千里謂徒有地在也其家赤貧謂其家一無所有亦是徒有家在也若赤族則非徒有族在之謂矣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往者周囿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宋祁曰剖韋本作疈匹力反念孫案文選亦作剖剖與疈義得兩通然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之也說文疈判也又曰副判也籀文作疈玉篇疈副竝普逼切大雅生民篇不坼不副正義曰坼副皆裂也引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也後人誤讀副爲去聲遂不得其解而改副爲剖耳匡謬正俗曰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後之學者但以爲副貳字讀詩不坼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而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剖矣副與疈同音而俱訓爲判故韋本作疈若本是剖字不得與疈通矣且結逸七爲一韻古音在質部副國爲一韻

古音在職部若改副為剖則失其韻矣史記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副而產焉今本副作剖太平御覽人事部二引史記作坼疈而生郭注海內經引啟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副之以吳刀今本亦作剖初學記武部引歸藏曰大副之以吳刀是用出禹呂氏春秋行論篇亦曰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皆後人不識古字而妄改之也

徽以糾墨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徽糾墨皆繩也念孫案師古訓徽為繩義本坎卦之係用徽纆不知徽以糾墨與制以質鈇對文則徽非徽纆之徽今云徽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徽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徽

纆耳、太元養次七云、小子牽象、婦人徽猛、（猛、虎也、見是范望注、）徽爲束也、文選李注引服虔曰、徽縛束也、（今本訛作制、）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今本訛作束以繩徽弩之徽、據宋祁引蕭該音義改、）則舊注皆不誤、下文免於徽索之徽、乃訓爲繩耳、

雀鳥　乘鴈　雙鳧

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厓、鳥字或作島、其義兩通、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古島字有通俗作鳥者、書禹貢鳥夷、孔讀鳥爲島、可證、此言江湖之厓、勃解之島、其地廣闊、故鴈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子

雲偕鳥爲鳧淺者因改崖作雀以配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之乘鴈雙鳧爲贅語矣文選載此正作江湖之崖渤澥之鳧念孫案臧說是也又案應以乘鴈爲四鴈非也雙鳧當爲隻鳧乘鴈隻鳧謂一鴈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爲多無一人不爲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鴈雙鳧也乘之爲數其訓不一有訓爲四者若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乘皮之屬是也有訓爲二者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淮南泰族篇曰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乘居也今本乘譌作乖辯見淮南列女傳仁

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是乘又訓爲二也有訓爲一者方言曰絓挈僕介特也楚曰僕晉曰絓秦曰挈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飛鳥曰隻（今本隻作雙義與上文不合乃後人所改辯見方言疏證補）鴈曰乘廣雅曰乘壹弌也（弌古一字）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曰乘三分之一也是乘又訓爲一也乘鴈隻鳧即方言所謂飛鳥曰隻鴈曰乘矣應仲遠但知乘之訓爲四而不知其又訓爲一故以乘鴈爲四鴈後人又改隻鳧爲雙鳧以配四鴈殊失子雲之旨文選作雙鳧亦誤（李善注引方言飛鳥曰雙四鴈曰乘四字亦後人所加方言無四字）

顉頤

蔡澤顉頤折頞師古曰顉曲頤也音欽宋祁曰顉一作頜蕭該音義作頷韋昭曰曲上曰頷該案字林曰頷狹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念孫案作顉者正字作頷者俗字作頜者譌字也注內顉字同玉篇顉音欽曲頤也廣韻及殷敬順列子湯問篇釋文竝同音義與師古同上文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顉頤之貌其字正作顉故知此頷字爲顉字之譌玉篇廣韻頷字皆無欽音集韻頷祛音切文選作曲頤也或作頷此即惑於俗本漢書而誤頷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頞皆顉之俗字

解難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師古曰浡盛也各本浡下衍滃字今刪滃雲氣皃念孫案浡滃雲與散歊烝對文則浡當訓爲作孟子天油然作雲爾雅浡作也郭注曰浡然興作皃字或作悖又作勃莊十一年左傳其興也悖焉孟子梁惠王篇則苗浡然興之矣莊子天地篇則勃然作色皆興作之皃

獿

獿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獿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

古曰墍，則今之仰泥也。獿，技拭也，故謂塗者爲獿人。獿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乃高反又四字，乃後人所加，辯見下。念孫案：獿當作㥩。說文：㥩，今本譌作㥩，玉篇廣韻同。墀地。說文：墀，涂地也。涂與塗同，故服注訓爲塗墍。㠯巾𢵧之。此卽師古所謂技拭。從巾夒聲，本夒籒文𡑿字，今夒譌作要。讀若水溫䍲。䍲字注云：安䍲，溫也。玉篇奴旦切。徐鉉依唐韻乃昆切，玉篇奴回、奴昆二切，廣韻乃回、乃案二切。廣雅曰：墀、墍、㥩，塗也。今本㥩字亦譌作㥩。㥩字曹憲音奴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富者堊㥩壁飾。今本㥩譌作要。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釋文曰：郢人，漢書音義作㥩人。今本㥩譌作慢。服虔云：此下引服注，與今本同。㥩音溫䍲。今本脫䍲字，近時盧氏紹弓刻本改音溫爲音鐃大

謏韋昭乃回反以上莊子釋文要而論之此字本作⿰巾𡖕從巾𡖕聲非從夒聲音乃昆乃回二反非音乃高反𡖕籀文婚字故⿰巾𡖕從其聲而讀乃昆反車部之⿰車𡖕字亦從𡖕聲而讀若閔是其例也許服並讀⿰巾𡖕為溫雝與乃昆之音相近韋讀乃回反則師古之音所本也廣韻乃昆之音在魂部乃回之音在灰部古音魂灰二部多相轉故⿰巾𡖕字亦兼乃昆乃回二音若夒字則在豪部音乃高反與⿰巾𡖕字之音迥不相涉祇以世人多見夒少見𡖕故漢書說文廣雅之⿰巾𡖕字遂譌為⿰巾夒與諧聲之理不合然玉篇音奴回奴昆二切曹憲音奴回師古音乃回則字雖譌而

音尚未譌也不知漢書獿字何時又譌而爲獶後人不察遂增乃高一音於乃回之上以從獶字之音則誤之又誤矣案說文獶獿狃也從犬夒聲女交切玉篇獶與猱同獸也乃刀切此與乃昆乃回二反之獿字訓爲塗墍者戲然兩字今服讀若温灘而訓爲塗墍顏音乃回反而訓爲抆拭明是獿字非獶字也何得加以乃高之音乎且獶字本無乃回之音亦不得云又乃回反也玉篇廣韻獶字皆無乃回之音集韻上平聲十五灰獶奴回切古之善塗墍者下平聲六豪夒奴刀切說文貪獸也或作獶一曰獶善塗墍者此皆惑於俗本漢書而誤

今本莊子釋文引漢書作懮其心旁卽巾旁之譌然則漢書懮字之從巾不從犬甚明今改獿爲獶以正其字削去乃高反以正其音而正文注文乃各還其舊矣、

卽

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大氐下脫不字念孫案司馬說非也卽猶或也或爲怪迂析辯詭辭也師古注不誤但未釋卽字耳卽與或古同義說見釋詞、

哲民情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知讀如字宋祁曰司

馬溫公云哲當作悊悊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念孫案顏說是也吳祕注亦云五行傳曰悊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古書皆訓哲爲知不當改爲悊說見法言開明篇

漢書弟十三

漢書弟十四

讀書雜志四之十四

高郵王念孫

儒林傳

六學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念孫案景祐本六學作六藝是也此承上句六藝之文而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分析合二十九篇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

數十引之曰合字與上下文意不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析今之二十九篇以爲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不在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念孫案不在景祐本毛本並作不至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霍去病傳云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支義並與此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陳禹謨本改至爲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

一十五引此竝作不至史記通鑑同漢紀作不致

博士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念孫案景祐本無博士二字是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與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則此文但作大江公而無博士二字明矣今本有者卽涉注內博士江公而誤經典釋文序錄云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卽本此傳而亦無博士二字

狗曲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

古曰恚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戴先生曰當作何拘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詈注非

下圉

迺假圉利兵下圉刺譏念孫案上已言假圉利兵則無庸更言圉下圉當依史記作下圄卽承上使圉入圄擊譏而言謂假以利兵使之下圄刺譏不當言下圉也圄圉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圉字而誤

循吏傳

麃麃

此麃麃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麃麃言有風

采也念孫案師古以序言君子之遺風故云廩廩有風采所謂望文生義者也今案廩廩者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矣史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襄二十三年公羊傳注曰廩廩近升平並與此廩廩同義

惇厚篤於故舊

爲人惇厚篤於故舊念孫案惇下本無厚字惇篤皆厚也爲人惇篤於故舊作一句讀金安上傳惇篤有智加一厚字則分爲兩句而贅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陳禹

漢本加厚字藝文類聚人部六及十八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及百十七引此皆無厚字

果然

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念孫案然字後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下旣言爲邑起冢立祠則然字爲贅文矣文選潘尼贈河陽詩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及三十二引此皆無然字

酷吏傳

上下相遁

咎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師

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念孫案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並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雅曰遁欺也賈子過秦篇曰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法禁篇曰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爲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遯淮南脩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高注曰遯欺也

大笑之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今本德譌作道據老子改念孫案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大而笑之猶言迂而

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曰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莊子逍遥遊篇云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並與大而笑之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皆以四字爲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其解而删去而字今本老子史記漢書皆然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毁眞正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

久矣是年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洨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洨是釋大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大笑之亦與顏注不合

偶人

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師古曰以木爲人象郅都之形也偶對也念孫案史記文與此同索隱曰偶人漢書作寓人寓郎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旣依史記改爲偶且幷删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

史記孝武紀以木耦馬代駒漢書郊祀志耦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必改寓爲偶而後可

慦治

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宋祁曰或無治字念孫案史記有治字然據師古注云言溫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但釋恣字而不釋治字則漢書似無治字也治字或後人依史記加之

收司

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念孫案史記作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

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仟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且分伯與落長爲二斯爲謬矣引之曰收當依史記作牧說見史記商君傳

湯素稱以爲廉武帝使督盜賊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素稱以爲廉武句帝使督盜賊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張湯素稱尹齊之廉武使之督盜賊上文王溫舒傳曰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下文楊僕傳曰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非謂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

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爲能拜爲中尉方指武帝言之

以避文法

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念孫案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記作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漢書正作以文避法

自乞之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師古曰自句謂乞與之也乞

音氣宋祁曰自乞之江南本作自之徐鍇改自作丐念孫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爲匃廣雅曰匃與也謂出三千萬與之故師古曰匃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證隸書匃字作匂形與自相似因譌爲自徐鍇改自作丐即匃字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乞字不知師古自爲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西域傳我匃若馬師古曰匃乞與也乞音氣文義正與此同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所見漢書本已誤

廢立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宋祁曰立下當有主字

念孫案宋說是也景祐本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

謂延年

毋擧正臘謂延年念孫案謂上原有已字猶言已而謂延年也上文云趙禹爲中大夫管中廢已爲廷尉郊祀志云新垣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灌夫傳云田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竇嬰爲壽獨故人避席李廣傳云廣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外敢傳云匈沐沐我已飯我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皆有已字

爲彈

相與探丸爲彈師古曰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探

取之也（下文云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彈音徒旦反念孫案正文內本無爲彈二字丸卽彈丸也既言探丸則不得更言爲彈師古云爲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其探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探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爲彈二字也云彈音徒旦反者此自爲注內彈字作音非爲正文作音也（凡師古自音其注內之字者全部皆然不可枚舉）後人不察而於正文內加爲彈二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有爲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地部二刑法部九所引皆無此二字

阿邑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念孫案邑當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匼烏合反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諛阿匼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以知阿色人主則大爲不詞乃爲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其失也

延年

貨殖傳

糴

山不茬蘖師古曰茬古槎字也音士牙反引之曰茬從在聲古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茬爲槎茬蓋差字之譌也差槎古同聲故通用隷書差字或作荖漢太尉劉寬碑荅嗟是也後人誤認荖上之北爲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字乃依篆文艸頭作荖與茬字相似因譌而爲茬矣玉篇廣韻茬字並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茬槎爲一字引漢書山不茬蘖則北宋時漢書已譌作茬故作韻者誤收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

于越

碎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念孫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今本脫干字據文選江賦注引補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鑄爲名劍也以上莊子釋文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並非是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

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卽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荊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若春秋之於越卽是越而以於爲發聲覩此文之干越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駱越耳若於越則卽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案孟康之解干越雖與高誘司馬彪不同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尤延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人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此亦作干越

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案韋以干越爲餘干雖非確詁然亦是干字非于字）是其證師古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干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

圉奪成家

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念孫案師古以圉爲禁守則圉奪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圉讀同禦（禦古字通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圉鄭箋圉當作禦逸周書寶典篇不圉我哉管子大匡篇安能圉我墨子辭過篇邊足以圉風寒莊子繕性篇其來不可圉並與禦同又太

雅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彊圉莊子讓王篇列禦寇楚策作圉寇圉奪成家者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曰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圉奪也漢紀孝文紀作劫奪成家義與圉奪同

發貯

子贛發貯鬻財曹魯之閒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念孫案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爲廢宣八年公羊傳注曰廢置也周官鄉師疏引鄭志同謂廢置之積貯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閒也史記作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居也平準

書云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有所廢謂有所廢置也師古注食貨志亦云有所廢置有所居畜劉伯莊以廢爲出賣非是越世家云陶朱公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裴駰曰廢舉謂停貯此卽貨殖傳所云子贛發貯鬻財者也廢與發古同聲而通用也爾雅曰廢稅舍也方言曰發稅舍車是發與廢同論語微子篇廢中權廢鄭作發莊子列御寇篇曾不發藥乎發司馬本作廢云置也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同荀子禮論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發作廢史記爾循傳邑廢廢亂徐廣曰一作發

千合

蘖麴鹽豉千合、師古曰、麴蘖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爲合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爲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升、則各爲裹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迺讀爲升合之合、又改作台、競爲解說、失之遠矣、引之曰、師古以合爲相配耦所謂曲說者也、上文云荅布皮革千石、黍千大斗、下文云鮐鮆千斤、鯫鮑千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爲名、有是理乎、今考史記貨殖傳作蘖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孫叔然云、（今本作孫叔敖、敖字乃淺學人所改）瓵瓦器受斗六升、台當爲瓵、音貽、案徐說是也、爾

雅甌瓿謂之瓵郭注曰瓵㼽小甖長沙謂之瓵徐所引瓵瓦器受斗六升即孫炎爾雅注也列女傳仁智傳臧文仲曰斂小器投諸台台與瓵同史記或本作台是也今本台作笞乃笞字之譌笞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合則又台之譌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表貰齊侯呂師徐廣曰呂一作台漢書作合古不達反以作台者爲誤而彊爲合字作解其失甚矣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師古斷任氏獨取貴爲句注云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讀曰價又斷善富者數世爲句注云折節力田務於

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念孫案師古讀賈爲價又以善富二字連讀皆非也此當以任氏獨取貴善爲句富者數世爲句人爭取賤賈者賈讀爲鹽鹽謂物之麤惡者也唐風鴇羽傳曰鹽不攻致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其字或作榛楛之楛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曰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議兵篇曰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或作甘苦之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齊語辨其功苦窳注曰功牢也苦脆也淮南時則篇工事苦慢高注曰苦惡也史記平準書曰鐵器苦惡或作沽酒之沽喪服傳冠者沽功也鄭注曰沽猶麤也士喪禮記曰弓矢之新沽功釋文沽竝音古或作榮枯之枯荀子天論篇楛耕傷稼楊倞曰楛耕

謂麤惡不精也韓詩外傳楛作枯或作古今之古士喪禮記沽功今文沽作古此傳則作商賈之賈史記同皆以聲相近而字相通賤賈猶言賤惡爭取賤賈謂爭取賤惡之物非謂爭取賤價也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其貴而善者貴善與賤惡正相對也若以任氏獨取貴爲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爲句則文不成義矣師古以先公後私率道閭里爲善所謂曲說者也此但言其所居之物必取貴善故富及數世耳下文云然任公家約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方敎及其先公後私率道閭里之事若此處先稱其善則下文皆成贅語矣史記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斷任氏獨取貴善爲句是也唯讀賈爲價亦與師古同誤索隱引晉灼曰爭取賤賈金玉也則晉灼已誤讀賈爲價

矣

游俠傳

歆其德

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歆沒也謂不稱顯之劉奉世曰歆字當紫不字言沒非義也歆者猶歆物自歆言不歆有其德念孫案歆蓋欽字之譌隸書從金從會之字多相亂孟子盡心篇是以言銛之也今本銛譌作餂史記作歆歆喜也言不以德自喜也周語民歆而德之韋注曰歆猶喜服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今爾雅作歆熙興也是歆爲喜也歆

欽聲相近歆之通作欽猶歆之通作廞矣注見上小雅鼓鐘篇鼓鐘欽欽毛傳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是欽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欽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非歆字之義葢所見本正作欽也

大將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宋祁曰浙本無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條侯以大尉將諸軍擊吳楚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時大將軍乃竇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七白帖五十一太平御覽兵部六後漢書吳漢傳注引此並無軍字

靜悍

解爲人靜悍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念孫案靜與精同故史記作精悍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儒林傳韓嬰其人精悍酷吏傳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作靜者聲近而字通耳若以靜爲沈靜則與悍字義相遠矣

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劉攽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卻其是穿窬也然剽是用刀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念孫案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是一事不分盜賊亦不分大小　休乃鑄錢掘冢齊曰史記作藏命作姦剽攻

不休則休字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念孫案史記原文亦作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辯見史記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念孫案師古斷陰賊著於心本爲句而訓心本爲本心所謂强解者也今案當以其陰賊著於心爲句本當依史記作卒卒字下屬爲句卒猶終也言其

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書本字或作夲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爲本司馬相如傳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晏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

見哀

萬章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言爲石顯所哀憐念孫案哀者愛也言吾以布衣之賤見愛於石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篇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高注竝曰哀愛也、哀與

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爲哀管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

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念孫案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後人刪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荅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脣舌

獨死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念孫案獨死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爲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睚眦之怨而殺人故曰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郭解傳云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衆義亦與此同漢紀孝哀紀作獨死亦後人以誤本淨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睚眦觸死於塵中者甚衆卽用此篇之文故知孝哀紀獨字爲後人所改後

漢書王允傳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注引此文云睚眦於壓中觸死者甚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同足正今本之誤、

佞幸傳

推上天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念孫案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及四十引此竝作推之上天史記漢紀同、

賢父子親屬宴飲

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念孫案賢上脫與

字則上下句義不相屬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

何奴傳

肉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師古解肉食二字云言無米粟唯食肉念孫案師古說非也肉食二字若承上文少長言之則肉食固何奴之俗自幼時已然不待少長也若不承少長言之則肉食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爲用食字之誤也（隸書肉字作月用字作用二形相似故用譌爲肉）用猶以也言

射狐兔以會也史記作少長則射狐兔用爲會是其明證也以訓爲用故用亦訓爲以一切經音義七引倉頡篇曰用以也用與以義同而聲亦相近故用亦可讀爲以剝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尤載爲韻豐象傳終不可用也與災志事爲韻用字竝讀爲以太元止測曰反弓馬恨終不可以也卽用易象傳文則象傳用字之讀爲以明矣用可讀爲以故與以字通用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作可以汲呂刑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威大雅板篇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桑柔篇逝不以濯墨子尚賢篇引作逝不用濯

士喪禮用二鬲周官小祝注引作盛以二鬲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杝以桑特牲饋食禮注引作杝用桑史記呂后紀以彊呂氏平準書張湯以峻文決理韓長孺傳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平津侯傳以不能罷歸漢書以竝作用漢書司馬相如傳何爲無以應哉貨殖傳以貧求富史記以竝作用皆其證也此言匈奴習於騎射自爲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及長而爲士則力能彎弓者盡爲甲騎非記其飲食之事也下文云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乃始言食肉耳

作鳴鏑

冒頓乃作鳴鏑念孫案作下原有爲字後人以爲即是作故刪去爲字不知古書言作爲者多矣通鑑漢紀三已脫爲字文選左思詠史詩注曹植名都篇注陸機從軍行注張協七命注邱遲與陳伯之書注顏延之陽給事誄注六引漢書皆作作爲鳴鏑史記同

隔昆龍

後北服渾窳屈䠶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念孫案五小國者一渾窳二屈䠶三丁零四隔昆五新犂龍字蓋涉上文龍城而衍史記漢紀皆無龍字

天下莫不咸嘉使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念孫案劉說非也天下莫不咸嘉使本作天下莫不咸便便安也言順天恤民天下咸安之也下文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使與使形相近因誤爲使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咸下增嘉字讀天下莫不咸嘉爲句而以使字下屬爲句使字屬下讀則其義不可通故劉疑使爲衍文而不知其爲便字之誤也史記作天下莫不咸便是其證

跂行喙息

跂行喙息蠉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蠉蠉動貌念孫案跂者行貌也喙者息貌也謂跂跂而行喙喙而息蠉蠉而動也禮樂志郊祀歌跂行畢逮公孫宏傳跂行喙息咸得其宜義並與此同說文曰蠉動也跂行也文選洞簫賦注七發注並引說文云蚑行也凡生類之行皆曰蚑較今本多一句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與蚑通方言曰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喙廣雅曰喘喙息也喙息猶言喘息新語道基篇曰跂行喘息蜎飛蠉動之類王褒洞簫賦曰蟋蟀蚸蠖蚑行喘息是

其證也逕周書周祝篇曰跂動噦息淮南俶眞篇曰蠉飛蝡動跂行噲息噦噲竝與喙通喙訓爲息故病而短氣亦謂之喙晉語余病喙矣韋注曰喙短氣貌是也懼而短氣亦謂之喙宋玉高唐賦曰虎豹豺兕失氣恐喙是也師古以跂爲足喙爲口則與蝡動之文不類矣

縱兵

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念孫案縱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縱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爲縱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曰中貴人將騎數十縱漢書縱作從師古說訓從爲隨辯見前將

數十從下騎　又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朝鮮傳曰卒遮東兵先縱以上二條漢書同本書王莽傳曰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皆其證也縱下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韓長孺傳約單于入馬邑縱兵師古無注後人加兵字何弗思之甚也

幷軍介　介弟兵

趙信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幷軍至遇單于時特也念孫案介卽獨也廣雅介獨也旣言獨不必又言介且旣與右將軍幷軍何以獨遇單于今案幷軍介當依史記作幷軍分行

謂始而弃軍繼而分行故獨遇單于兵而盡沒也分誤爲介介本作不分俗作个二形相似故分誤爲介杜周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曰分字或作介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或作介莊子漁父篇遽哉其分乎道也釋文分本又作介又脫去行字師古以介獨二字連讀非也又南粵傳嘉遂出介弟兵就舍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念孫案被弟兵甲弟兵皆文不成義介弟兵亦當依史記作分弟兵小司馬謂分取其兵是也蓋呂嘉之弟本將兵居宮外今王太后欲殺嘉故嘉分取其兵以自衛也李顏二說皆非

爲

單于陽許曰吾爲遣其大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念孫案爲猶將也言吾將遣大子入質也下文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彼言欲猶此言爲矣古者爲與將同義盧綰傳曰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傳曰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史記並同孟子梁惠王篇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趙注曰君將欲來然則吾爲遣大子卽吾將遣大子也師古不曉爲字之義乃云言爲王烏

故遣大子入質失之矣

莫相勸而歸

軍吏畏亾將而誅莫相勸而歸念孫案此言浞野侯已爲匈奴所獲軍吏皆恐失將而誅故莫相勸歸也勸下不當有而字蓋涉上句而衍史記無

追邪徑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句無所見句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念孫案下文有速邪烏是地名則此追邪徑亦是地名言御史大夫軍至此地不見虜而還也師古以邪徑爲疾道追邪徑爲從疾道追之皆

是脆說且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作一句讀與下重合矦軍至天山文同一例若如師古所云則御史大夫軍至當別爲一句矣但言至而不言所至之地恐無是理也。

護發兵烏孫西域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念孫案次句顛倒不成文理當云使護烏孫兵發西域宣紀云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常惠傳云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

遲遹

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念孫案遛本作畱此依俗改也若正文作遛則師古當有音今逗字有音而遛字無音則本作畱明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明有罪自殺晉灼曰廣明坐逗畱如淳注韓長孺傳云軍法行而逗畱畏愞者要斬其字竝作畱故知此遛字爲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拘以逗畱法其字亦作畱又元后傳吏畏愞逗遛當坐者遛字師古無音亦是後人所改文選范彥龍效古詩注引匈奴傳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元后傳竝作逗畱

爲

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劉攽曰衍爲字劉奉世曰爲當作與念孫案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曰爲猶與也是爲字可訓爲與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避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

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曰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言安足與謀也然則右奥鞬王爲烏藉都尉卽右奥鞬王與烏藉都尉也或以爲爲衍字或以爲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爲一聲之轉故爲有與義與亦有爲義互見薛宣傳何與下

羣臣

詔單于毋諱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念孫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統當戶以下衆官而言猶言左右當戶之屬耳上文云匈奴置左右大當戶宣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下加臣字則義不可

通通鑑删去之擊二字亦非

逢擊　逢受

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念孫案方言逢逆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逢擊猶迎擊耳師古之說迂矣西域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亦謂迎受之也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卽受取亦非

閭歐脫皆殺之

郅支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歐脫皆殺之師古曰

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敞曰郅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衆念孫案劉說是矣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殺吉非兼徒衆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甌脫殺之耳

攜國歸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服稱臣念孫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爲歸化字之誤也此承

上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典邉防十一並作歸化

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念孫案景祐本今印作今即是也即者若也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餘見釋詞不能備載言今若去璽加新則與臣下無別也今本即作印者後人不曉即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太平御覽儀式部四引此正

作卽

物土貢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念孫案賛言物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今案物猶類也言類九州五服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義竝與類同桓六年左傳及晉語注竝曰物類也學記曰比物醜類文十八年左傳曰醜類惡物正義曰物亦類也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出不意

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念孫案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無其字卽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陳禹謨本刪其字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七引漢書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

巴莋關

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莋關入念孫案巴莋關本作巴苻關水經云江水東過

符縣北邪東南（此三字有誤）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云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是符關即在符縣而縣爲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仍漢舊名也若荏地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荏關矣隸書符字作苻與荏相似又涉上下文荏字而誤史記作巴蜀筰關（通鑑漢紀十同）多一蜀字於義尤不可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上文略巴黔中以西巴下亦衍蜀字辨見史記）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正作巴符關（陳禹謨依俗本漢書改符爲荏）

保就

稍令揵爲自保就、念孫案保就猶言保聚、僖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是也、聚就一聲之傳、逸周書謚法篇曰、就會也、是就有聚會之義、師古訓就爲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則增字爲解而非其本旨矣、

一州王

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念孫案王當爲主、上文云、名爲外臣、實一州主、南粵傳云、此亦一州之主、皆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引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

十一同、

南擊邉邑

閩粤王郢與兵南擊邉邑念孫案此本作閩粤王郢興兵擊南粤邉邑今本擊南二字誤倒又脫粤字則文義不明且南粤在閩粤之西不當言南擊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此正作興兵擊南越邉邑史記及通典邉防四通鑑漢紀九竝同、

鏦嘉以矛

大后怒鏦嘉以矛王止大后宋祁曰鏦字上別本有欲字念孫案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則與下文不合景祐本

及史記皆有欲字

東粵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念孫案東粵、當依上文作東甌、此涉下文東粵而誤、下文立餘善爲東粵王、始有東粵之名、此不當稱東粵也、史記及通典邊防二通鑑漢紀九竝作東甌、

甌駱將左黃同

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念孫案故甌駱將左黃同、當作故甌駱左將黃同、功臣表云下鄜侯左將黃同、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史表作左將

軍黃同索隱曰漢書西南夷傳甌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黃同則左將是官不疑

始燕時

自始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念孫案始燕時本作始全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燕國也鄒陽傳曰全趙之時枚乘傳曰今漢據全秦之地今本脫全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恐不能與

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史記

恐不能與下有戰宗念孫案如顏皆未曉與字之義史記與下有戰宗則後人妄加之也與猶敵也言左將軍幷將兩軍而戰益急恐不能敵也古者謂相敵曰與匈奴傳曰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言不能敵漢兵也史記作不能如漢兵如亦敵也董仲舒傳曰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安能敵之也宋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當亦敵也言宋不足以敵梁也廣雅曰與如也此言不能與即史記匈奴傳之不能如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雜訓與爲如而非相敵之謂則非特未曉與字之義并未曉如字之義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閭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懼病也說見經義述聞一與一誰能懼我下言狹道之中一以敵

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哀九年傳曰宋方吉不可與也言宋不可敵也越語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老子曰善勝敵者不與皆謂兩軍相敵也管子輕重戊篇曰郞以戰鬬之道與之矣與之敵之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淮南人閒篇曰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言以大敵小以强敵弱也史記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易與皆謂易敵也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

也後人不知與之訓爲敵故或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或曰不能與猶言不如又或於史記恐不能與之下加戰字蓋古義之失其傳久矣杜預注左傳不可與曰不可與戰韋昭注越語曰固守勿與曰勿與戰王弼注老子善勝敵者不與曰不與爭蓋皆誤釋與爲與其之與而以戰字爭字增成其義不知與訓爲敵即是戰爭之義也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亦是增字以成其義而讀史記者遂於與下加戰字矣

沮陽

最以父从頗有功爲沮陽侯念孫案沮陽史記作溫陽沮溫皆涅字之誤隸書沮字或作泿與涅相似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涅陽康侯最以父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

奴子侯史表略同水經湍水注云涅水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也理志涅陽爲南陽郡漢武帝元封四年封路最爲侯國皆其證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涅陽侯陳禹謨依俗本改涅爲祖

漢書弟十四